

短篇小说也有春天

短潮流

春节前后，“短经典”丛书第三辑7种作品开始陆续上市，而就在这之前，前两辑共计13本，早已在2011年以浩荡之势陆续与读者见面。无独有偶，作家出版社近期也出版了一套包括贾平凹、刘醒龙、张炜在内的短篇小说集。

早在两年前，迟子建短篇小说《解冻》获得第二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时，她曾有言：“在短篇小说不受重视的文学时代，有民间人士却在默默关注和鼎力支持这样的一种文体发展，令人感动。我对这个奖项最好的答谢，就是将短篇进行到底，每年都能给自己的粮仓，增添点这样的收成。”

当时短篇小说的冷和当下出版界的短潮流相互映照，让人难免感叹：短小说的春天来了。

“短经典”来了

“短经典”系列丛书从两年多之前开始策划，动用了久久读书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各自的大半个编辑部。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最先出版的几套丛书都是外国的作家短篇小说。所选的作家大部分都健在，国家跨度很大，欧美、阿拉伯、印度、日本都在列其中。

丛书的主要编辑彭伦说，中国出版和外国常有时间差，许多在国外非常有名的作家没有在中国出过书，这些年偶尔他讲到国外作家聊起来，对方会觉得惊讶，这也成了最初策划这套书的缘起。久久读书人的总经理黄育海坚信，短篇小说独特艺术魅力会重新获得读者的喜爱。

在“短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师级作家的作品，比如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代表作《法官与刽子手》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的短篇作品就没有出版过，所以也被“短经典”收了进来。“他是英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家，虽然他的作品过去像《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出过，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在中国正式地出过短篇小说集，因为这样一些空白，我们想到了做这样一套书。”

去年4月，这套丛书正式开始出版，出版方也陆续邀请了其中一部分作家来到中国，比如像英国的年轻作家西蒙·范·布伊和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彭伦说这个项目野心勃勃，目前确定的选题超过50本，长期看会有100本甚至更多，只要有合适的项目都会纳入。他也透露，今年许多出版社都会加入短篇小说出版中来，最近有几个他们相中的短篇小说版权就被其他出版社先下手了，“竞争我们并不怕，这个市场还是需要整个出

版行业一起来做的，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短篇小说‘短经典’的丛书，可以带起中国读者对短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热爱。”

与此同时，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包括贾平凹、刘醒龙、张炜在内的短篇小说集。责编黎云秀坦言短篇小说市场在国内一直不好，出一本赔一本，但是对于这三位国内顶尖的作家，这几年的短篇又一直没有成规模正式向读者推荐，“我也是考虑市场是没有大的问题，但是能不能挣钱不知道，但至少不会赔钱吧，最重要的是正式把这三个人先推出来，起一个引领作用，在文学界，为短篇做点贡献，不是喊口号，是真的想起一个呼吁典范式的作用。”

对于这几年的卡佛热，黎云秀表示应该是时间久了、东西少了、市场缺了，所以出版人也会想做些什么填补空白，而读者也刚好有期待。她引用张炜对短篇的说法“不抛弃不放弃”，说自己也不能太悲观了。

一直坚持读短篇的徐则臣对“短经典”系列很有期待，前苏联的巴比耳、契诃夫等都是他最喜欢的短篇作家。当年国内莫言写的《枯河》，韩少宫的《北门口预言》，毕飞宇的《谁在黑夜里说话》，迟子建的《朋友来看雪》都是好短篇。“我有一个奇怪的问号，就是一个悖论，大家都说没时间，在地铁上或者在家里短频快地看一个东西，10分钟，20分钟，但为什么市场对于长篇小说的需求量巨大？我一直弄不懂，都说没时间，但一买全买大部头，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对短篇小说，徐则臣有很大的期待，“我觉得一个国家整个的文化艺术水平，整个国民的文化艺术素质越高，才能发现短篇小说的价值。它的

阅读量及市场可能会更大一些。”大概就像王安忆在为“短经典”作序里写的那样，“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希望这些精灵能找到喜爱它们的读者。

曾经的卡佛热

而早在“短经典”丛书之前，卡佛热就曾给短篇小说带来生机。

卡佛热具体的形成时间似乎很难确定，或许《大教堂》的出版是个引子。其实早在1992年花城出版社就推出过卡佛的《你在圣弗朗西斯科做什么》，早期的译本影响过一代作家，苏童便是其中一位。苏童曾说自己的英文并不好，却生生啃下了卡佛的全部原版书。后来苏童在《一生的文学珍藏》一书里提到了卡佛，而小二就是这样与卡佛结缘，并成为了继此波卡佛热的译者肖铁后的又一位卡佛译者。于是有了2009年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和2010年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短篇小说在中国，当然也肯定不是因为卡佛才被认可和认知。我们把时间往前推，早在《左传》和《史记》中就已经大量运用了短篇小说体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是这样认为的。陆建德说，千万别以为司马迁写的秦始皇历史上就是这样，实际上司马迁对现实和虚构的东西没有清楚界限，所以司马迁是个短篇小说作家。不过对于他认为说书人所讲的故事就是个短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

——王安忆

篇小说的说法，还有待商榷。毕竟小说不仅仅是在讲故事。

陆建德还记得，改革开放后，美国作家艾萨克·巴什维茨·辛格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短篇小说一度在这里很流行，且对一代作家产生影响。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一大批在今天已经成名的作家正在写作短篇小说，一流的作家几乎都在这个舞台上。王蒙、余华、苏童、王安忆、莫言、张贤亮、贾平凹……他们的作品名称或许今天也还有许多人记得。

让我们暂且把记忆放空一段时间，不去想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这个世纪初的20几年时光里，短篇小说在中国的命运，直接跳到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塞林格的《九故事》，这是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的第二本书，这部可被划归为经典的短篇小说之作，在出版5年后的今天，依然有许多人渴望阅读，在豆瓣网上，这本书曾经被打分的纪录是3744人。当然在塞林格之后，我们又迎来了卡佛。卡佛之后我们又有了短经典丛书，托宾、向田邦子、科塔萨尔……来自世界各地的短篇小说一下子来到我们的视线内，我们尚且不知这次会被启蒙的是什么人，他们又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但一股伴着塞林格和卡佛的短篇小说潮流正在兴起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叫它短潮流。

【新短篇速览】



《蓝色圈套》
(日)阿刀田高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12月

《蓝色圈套》的主题是黑色幽默，包括《隔壁的女人》《祸福》《干鱼与漏网》《故乡》等十一则短篇。故事围绕普通日常生活，却揭示出平凡生活下全然不同的另一番情境。《故乡》是其中饶有趣味的短篇。讲述的是二十八岁的田村二郎在小酒馆邂逅陌生人的故事。



《初恋总是诀恋》
(摩洛哥)塔哈尔·本·杰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初恋总是诀恋》是本·杰伦于1995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这本书讲述了在阿拉伯传统和宗教背景下的十六个爱情故事。他的短篇小说既有浓烈的摩洛哥地域色彩，又在构思和立意上极具现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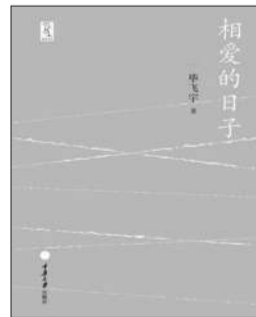
《爱，始于冬季》
(英)西蒙·范·布伊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4月

这部短篇小说集的第一个故事《爱，始于冬季》中，世界著名大提琴家布鲁诺·伯奈特，是一个只生活在音乐中的人，在个人生活中，他是一个落魄者。然而，数十年的孤寂在他于酒店偶遇娜之后发生了改变。爱带他们度过生命的冬季。



《孤独的池塘》
(法)萨冈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

怎样离开一个人？为什么离开？十九个凌厉彻骨的短篇，十九个短小精悍的故事，把我们带入一段段分手的场景中，笔调轻松而又讽刺。作者灵动的思想，轻盈的笔触，令人不禁为其人物的困局，不留情面地微笑起来。



《相爱的日子》
毕飞宇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年8月

冯牧文学奖曾给毕飞宇这样的获奖评语：毕飞宇的小说优雅而锐利地分析了人生遍布梦想和伤痛的复杂境遇，呼应和表现着社会生活与内心生活的矛盾、焦虑，对人的激情和勇气做了富于诗性的肯定。这本小说也是这番话的证明。



《两次暗杀之间》
(印)阿拉文德·阿迪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

书里的十四个短篇小说讲述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印度南方小城基图尔。书中的故事围绕印度不同阶层、种姓与宗教信仰的人物展开，表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残酷现实，逼真地描摹出现代印度的真实面貌与众生百态。